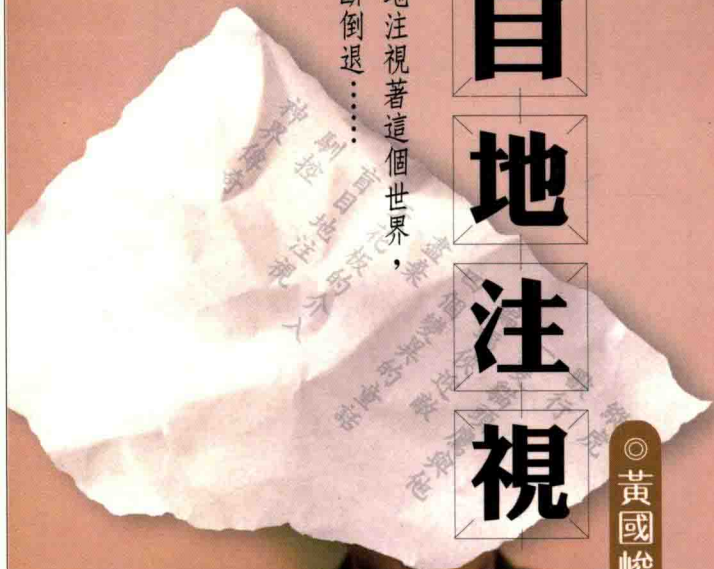


聯合文學

盲目地注視

◎黃國峻 著

我們認真地注視著這個世界，
世界卻不斷倒退……



聯合文叢
250

盲目地注視

●黃國峻／著

聯合文叢 250

盲目地注視

作 者／黃國峻

發行人／張寶琴

總編輯／許悔之

主 編／江一鯉

編 輯／張清志

美術編輯／周玉卿 戴榮芝

校 對／張清志 黃國峻

法律顧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

出 版 者／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 址／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

電 話／27666759 · 27634300轉5107

傳 真／27491208(編輯部) · 27567914(業務部)

郵撥帳號／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

網 址／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

E-mail:unitas@ms4.hinet.net

unitas@udngroup.com.tw

印 刷 廠／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總 經 銷／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地 址／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

電 話／(02) 26422629

版權所有 · 翻版必究

出版日期／2001年 4月 初版

2003年12月1日 初版二刷

定 價／200元

copyright © 2002 by Huang Kao-Jun

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目次

【序】

糟了！我的兒子是寫小說家的

▼
005

自序

▼
009

馴控

▼
011

四個變異的童話

▼
023

一隻貓頭鷹與他

▼
045

盲目地注視

▼
061

蝙蝠俠迎敵

▼
097

縱虎

▼
117

盡棄

▼
129

獸行

▼
145

天花板的介入

▼
157

神界傳奇

▼
183



聯合文叢
250

盲目地注視

● 黃國峻／著

目次

【序】

糟了！我的兒子是寫小說家的

▼
005

自序

▼
009

馴控

▼
011

四個變異的童話

▼
023

一隻貓頭鷹與他

▼
045

盲目地注視

▼
061

蝙蝠俠迎敵

▼
097

縱虎

▼
117

盡棄

▼
129

獸行

▼
145

天花板的介入

▼
157

神界傳奇

▼
183



【序】

糟了！我的兒子是寫小說的

黃春明

作爲一個父親，我兒子國峻寫小說的事，是第十一屆聯合文學新人獎發表的同時，我才知道。原來兒子是背著我，偷偷寫起小說來。對這樣的事，我可不願含冤。我不說明白，別人會以爲這個黃春明自己寫小說，竟然嚴禁兒子寫小說。沒這回事。國峻之所以偷偷寫小說，那完全是他的個性；臉皮薄，死愛面子。這一點我很清楚，因爲我也是這樣長大的。

最近在朋友之間，有人拋一個問題問我，說我自己寫小說，兒子也寫小說，有什麼看法和想法？剛開始我被問傻了。向來我就不曾把這個當問題；沒去想過。在這多元化的社會，誰愛做什麼，就去做什麼，有誰管得了？在小孩的成長過程，我們關心是他的行爲有沒有偏差？身體有沒有毛病？這些就是做父母親最基本的責任。說真的，今天黃國峻寫小說，我固

然高興。假使他今天是一個推銷員，這有什麼不好？只要不去推銷搖頭丸，有何不可？或者說他是一位廚師，那也很好啊。只要去摳香港腳的手，洗乾淨之後才上廚房，又有何不可？好得很，說不定是老爸的關係，還可以時常嚐到美好的料理哪。天曉得。

不過，我還擔心他，以後怎麼生活下去呢？我和國峻一樣年紀的時候，社會上愛好文學的文藝青少年，比起今天多得多，小說也有它一定的銷路。但是，在那時候，不，一直如此，我寫小說掙到的稿費和版稅，始終無法養活一家四口。矛盾的是，我愛小說，又不能不為謀生去找工作。所以寫作這一條路，我是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根本就不能成為專業。也因為這樣，自己想出一個理念，安慰自己，說不定是欺騙自己。根據這個理念，我對寫小說就有了比較明確的態度。我認為寫小說不能當做職業，它是一種崇高的志業；它不是手段，它是目標。可是，國峻正熱中於小說創作的今天，小說式微到這種地步，我又沒有家業或家產可以留給他，他要往寫小說這條路走；他對小說比我更專情，真怕他以後為小說殉情。想起來真為他害怕。如我把心裡正為他害怕的話喊出說：糟了！我的兒子是寫小說的。這讓太太聽到了，我一定挨罵。經你這麼叫，好像聽到警局打來的電話，說兒子是小偷一樣。寫小說有什麼不好，你還不是也寫小說，窮得要命，我還不是嫁給你。太太既然支持過我寫小說，沒有理由不支持兒子寫小說。說的也是。

我還是擔心他以後的生活，我還是要把心裡的那一句話，拿來當著不成序文的標題「糟

了！我的兒子是寫小說的」，以後黃國峻因為寫小說潦倒時，我還可以說，以前我在序文裡就警告過你了，你不聽。

玩笑歸玩笑，黃國峻寫小說，又能出版，我莫名的高興。謝謝所有支持他鼓勵他的人。

——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五日於東華大學

自序

這裡集合了幾篇簡單的故事，大致上都是去年間寫的，內容多半淺顯，字數不多，意在自娛。形式上雖稱不上小說，但至少表露出我對此文類的部分印象與嚮往。

得知長輩們經常強調，寫故事應當講求通俗易懂、注重故事性，而雅俗共賞亦是家父平日提點再三的原則。我反省了許久，覺得頗有道理，於是試著先從寫故事學起，這果然合於先練走步再習跑步的道理，就怕我站也沒個站相。

這期間，我發現要丟掉先前的缺點，不見得比學取未有的優點容易。因此故事的模樣或許不免仍有幾番老樣子。這好比日用品，再壞的東西用久了總有份感情，不僅一時還改不掉習慣，有時反而苦心留守。只希望這甩不掉的是好的風格，而非舊的毛病。

寫短的故事最忌一派天真，更怕套上大道理，執筆時心頭這一縮一閃，有些不像在寫作，倒像是在練功，幾天下來，往往沒寫成個篇章，還瘦了手、渴了口。原本我欲在此寫些個人見地，學學讀書人模樣，不料竟是恣意閒話，如此一般。對諸多想法與謝意來說，這序壓根太短，不過對能者多勞的眾望而言，這序又著實太長。

——二〇〇二年元宵於台北



盲目地注視

1

馴控

傍晚時才打開店門，讓屋內透透氣，他依然坐在角落的桌檯前，修理那部永遠也修不好的老時鐘。戴著右眼的鑑視放大鏡，他的腰和背和脖子全屈彎成一弧形，臉貼在放滿零件與工具的桌面前。大家都知道王老先生是個古怪的人，然而老年人古怪卻又是很正常的事。

鐘錶的機件發條是組織很複雜而嚴密的，所有連接和位置都是有道理且不能變更的，一旦試著去明白就會入迷，他心想這真是一門奧妙的學問，一件巧奪天工的藝術品，非得把它修好才行。要是他完全不懂還好，挫敗幾回大概就自然死心了，問題是他還真懂得一些構造，只要稍微裝對了一兩個部分，就得到強烈的鼓勵，反覆回味個沒完。

一段時間過去沒進展，他也曾考慮放棄，但是一想到半途而廢，豈不是以前白做了，於是賭注一下再下，等到一輸才後悔之前為何自己不儘早罷手。他期待奇蹟能解救他。

王老先生這家小店的命運，被他的一種欠缺現實基礎的樂觀態度所害。這家店已經很難靠觀察來確定它到底是在賣什麼的，儘管他本人宣稱這是個學生用品店。店裡什麼雜貨都找不到，有食品、工具、衣服、書籍，甚至還有樂器和天竺鼠。也沒錯，本來學生需要的物品種類就很雜，學美術要多少東西？學科學又能省略什麼器具？戶外課不用幾樣基本材料嗎？於是他拿不定主意，一陣子賣起玩具，隔一陣子又認為零食才是長久之計。等到幾天後有人來問有沒有羽毛球時，又馬上對一箱箱零食望而生厭。

不能怪人家問錯店，是他自己改換再三。之前人家記得這是家書店，結果這天人家卻是